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風后握奇經

川樓  
福地  
氏詩  
信

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帳者惟也  
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安示人故云握機又稱也  
諸子提有三本其一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  
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光明之於平樂館  
以孫宏等語或云武帝不虞今本行為四字  
薛氏銓定脩天武之不虞今本行為四字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學所進退  
間之法今其文相採蓋非末學所能  
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卷之三

一

軍音五

一持兵

三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闔

金音五

一緩闔

二止闔

三退

四背

五急背一作趨一本

魔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本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一作青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白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一本陣字非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地蟠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  
舊注此八陣為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魚風在地為魚雲  
 在龍為魚鳥在虎為魚蛇加二角音全師進東加  
 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  
 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伍  
師一作金革既息作既並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六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當作二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地蟠雲  
 為翔鳥一本次從

右續圖者經之紀者

經曰八陣四為正面為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

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八卦陣法其中既不用奇正

餘奇為握多矣而握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

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  
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衝衝一本地有軸  
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風附于天雲附于地一作輔衝有  
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  
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  
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一作陣訖游軍後從躡敵  
或驚其尤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塵以出四奇  
作出一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本有字下計風為蛇蟠圍繞之義  
也作圍繞至虎居於中張翼以進地居兩數向敵而蟠

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  
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振兩端一作鳥向敵而翔以  
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軍皆逐天文氣候  
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一作以正合以奇勝一本無天地  
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  
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依公孫宏曰傳項氏陣法  
守舊文在依此注下或合一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  
誤也故遷次以成文或合一而為一  
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一無此章或曰握  
或天圓布不動一作天或前為左後為右  
地四望之屬也風象二字有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風一作其其次天衝其次左右相向是也此為孫宏曰  
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前一字無上天居兩端其  
次地居中間其一次天中間兩地為比是也此為孫宏曰  
故為變動也一地陣或即張形布動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  
縱布天一龍一作兩句一天一龍者象龍而縱字上有雲象  
天二次之作天二天縱布地勢次於天後地一作地縱布四  
一四地字下縱布四氣挾天地之左右地字无天地字一無居  
居其右後衝居其左其一無二句五字無天字一無居  
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字一本無下有此動也四  
孫宏而范蠡樂毅之說相稷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  
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稷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

隊或近三五或來其文不五尺多憑之寄之  
今以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其部隊下上五十  
三陣如者此變通由人以為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  
與此有衝上觸類而長列于續圖雲為翔鳥之下今  
馬本尚如隆摠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可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讚  
動則為奇動則為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  
佚輪輒轍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又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  
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隊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萬物驚鳥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  
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奇兵讚

舊在正陳下移  
此以便乎讀

古之奇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在陳外兵体無形  
形露必潰雷而為之百戰不味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

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  
與虎為鄰後變常山手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准陰用之  
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沌、  
知環無窮紛、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

其中散之一陰一陽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  
斷撓四徑後矣富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以增氣金以  
抑怒握其機閉戰不失足  
鞀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惧心乍犇乍背  
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鞀音



麾角

魔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麾者指揮  
角者驚覺臨机變化慎勿交錯光目自一作光目  
兵體

上兵代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勿為利物禁暴  
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  
舊闕其形不徧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  
四字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乘動則  
為賊後矣需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  
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天下

叙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  
題七百九字以象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  
而傳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廣都魚腹觀覽  
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  
詳究聞成都唐基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  
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問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而  
行識者曉然乍然入者至於晝日迷不能去方悟李  
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為旗法前古辨章之服  
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

遠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  
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寔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  
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  
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兵志  
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觀觀公孫丞相  
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  
口以授傳反覆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訾也七略兵  
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有百五十五篇吳孫子  
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  
皇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韓

信項羽諸家其書其在略皆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  
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  
為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  
可為慎歎舊文奧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  
誦習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  
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  
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銓定其文并繪陣圖于後窈  
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  
經可以自得之矣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

魁問二文方圖互見陳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  
 緒采諸家以為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  
 而厚利變圓而無角利守牡前銳後重象劔之鋒  
 利潰北張其兩翼前單後復利吞衝方前衆後疎  
 利以爭險車輪形圓六出強弩四脩利進果置行  
 便於左右利於繞人四鼓黃帝孫子之方陣白旂  
 之車箱諸葛亮之洞當也圓陣黃旂五鼓五行  
 之土陣吳起之車虹諸葛亮之水陣黃起之曲陣諸侯  
 名為却月黑旗一鼓五行之水陣吳起之火陣太公  
 亮之龍騰也北陣朱旂一鼓五行之至衝方音旂  
 三鼓五鳥行之起木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所折衝也  
 果置鶴旗七鼓太公三才之陣一鳥飛之翼之吳起  
 之卦陣諸葛亮之禽翼左傳之魚麗也名飛翼之吳起  
 車輪熊

旗八行鵬才九鼓三陣吳起之衝陣左傳葛亮之極機也  
 葛亮之衝陣常山蛇陣龍旗鼓非古也

八陣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  
 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  
 角牡可敗也故圓勝牡猶聚勝單也法曰銳而鋒  
 者夾擊之故牡勝北猶復勝單也衝方勝者相從  
 居者有餘北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法曰得  
 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北勝衝方也車輪兵得  
 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  
 果置脩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脩善衝亂敵注

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故衝方以勝車輪  
 車輪勝果且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雁行延邪  
 便於周旋果置前後橫而中縱故勝雁行勝方也  
 而正者堅當選兩脅翼其兩旁故雁行勝衝方也  
 其說如此而所困陣法不能盡如其文將由多讀  
 古人之書未暇備嘗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  
 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  
 右虞侯左右箱總管凡七軍中營居申中六營六  
 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陣一曰中  
 黃寅二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五日左  
 寅寅六曰青蛇卯七曰推山辰八月曰前衛巳九日  
 先鋒未十日青蛇擊申十一日游雲酉十二陣各八  
 戌十後衝亥十四日游雲中黃十二陣各八

百人赤大小方陣周十二隊各餘八陣中抽八百  
 人為游奕每陣每去百步皆八陣之正耳近世  
 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爭怪笈  
 而非短之前人陣圖遂皆止佚李筌法固非古復  
 混蔽以壬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  
 論以握奇八陣可以默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  
 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  
 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  
 出此矣

八陣圖替并叙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園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漁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高平者自鄜道元已言傾視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為魁基以江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千在魚腹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敵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一文偃月內而尤六鱗差新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州祿耆老之說以為江

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  
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則其陣居平地東於  
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  
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  
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  
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  
回石卷石不足以言其怒我八陣實瀨其衝子石  
卷於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  
若長城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鈞連甫備其江流而石  
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鈞連隊陣相容觸處為

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營壘  
出則脩其行陣端有以焉先王寓兵于農而居之以  
不在孫吳之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典  
邱井折衝樽俎豆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  
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焉二途民可由使  
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  
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  
而天地文理備焉先天之爻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  
之作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石握奇有天地風雲  
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嘗以立

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之象也中與罷郡國都肆而陣勢寢止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教徒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語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罌置車輪翼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起六十千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尔焦易、學卦變至於四十有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懷人敬為之贊曰

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橫端如碁、置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鈞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轅轉隊虛寔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翕合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赫則陰陽虎蟠龍旂龍旂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遁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寔司啟闕無鍵而閑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達平、坦、致敵天羅莫知

迨返顯允武經侯之營之何衡天漢以作此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于邱甲本兵干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于井家旁睽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之天道昭々曰惟典常在帝有熊臣其風后爰作握奇之虫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於三代往矣漢隳都肆誰其與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侯罷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先王遺法此向竟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陸蒼々叵測心之服奇才漢興掠敵新都之壘雲守儲晉匪石凌江邱

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已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叙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允三百六十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讎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黃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此如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君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為經出李筌熟讀



其文知非黃帝書也欲文奇古反詭譎不經其言糶  
稷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矣訓註可笑惜其不經柳  
子厚一悟擊也其笑然矣謂其糶兵家似乎未詳  
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  
老子河上公事張子房授書圯下之說其亦誕矣就  
今果為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黃帝書也康節先生  
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為近之矣智侯武侯注未之  
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  
易宣色氏二圖虎而圖多苞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  
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鍊在養生  
者不為無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語意謬矣或  
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觀可者則  
何以為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烏況覽  
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

叙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不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  
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幻論讀語孟子諸書睹其  
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誦師無自得者之  
為泉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閤與之會為其已見弗  
敢必得然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

獲此可以無超蓋書之在古初未不完而正弊於始  
鑿說寢以大譎故其書存失真衆矣今文老子有河  
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  
人教安期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  
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公上河也自  
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怪誕不稽葛洪載之  
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據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  
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無說而古文嚴密其  
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奈其先後  
則必註釋乃明是故剛分二經以成其妄道德可判

其誰曰或然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析句可  
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於後宜也日走堂讀  
老子以為於闔闢為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聖人之  
欲為訓注八、其否然窮竟其辭乃知其于道無得  
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為道有故非  
道也與故聖人之經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惟嘗  
以一貫語子貢子與易中庸最為幽渺之書其旨良  
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默以會通至老子則不  
然為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以似是矣  
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弥廓費

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於是有所不知為誰之子象  
帝之先之說其弊數々而見不可以毛舉大旨皆依  
倣道要為名擬之晚益失守所知流於刑名數術而  
批糠仁義絕滅礼樂靡不為四者雖非道体之全學  
者尤所當務蓋去此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晚進學焉  
故其善者為私己不善則漁漫詭譎而不自齒於世  
迹反道敗德抑又背老氏而馳迹其源流弊生有自  
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銷悔  
吝於暗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  
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為辨析于篇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  
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與是心帝出乎震、東方之  
卦也齊乎巽、東南也相見乎離、南方之卦也致  
後乎坤、地也說言乎兑、正秋也戰乎乾、西北  
之卦也勞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東北  
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交八卦相盪盪暮月日而  
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其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  
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  
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

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  
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  
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道流通以融  
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徵諸其形  
容示人以範矩也上士得之可以命吉凶中士得之  
可以測陰陽下士得之可以明造化蔽者為之任夫  
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興之并廢得意妄象願若是乎  
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堯平秩四之  
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豈狩無天道通乎  
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草之  
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  
道馮苻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  
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及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  
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  
雖如方貫書檠射天殺神祝咀祈禳術之甚膚淺者  
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甲遁者多淪於怪  
其書與術今願傳于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  
苻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真聖  
人之遺術也粹其方論去其誣秦幸甚成書 卷推  
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甲歷序

序曰歷之典也其于太古乎作歷者其有憂下乎是故數十為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月周天以盡歲閏也者十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歷以命之古者聖人之作歷也幽研於易以定數錯綜於爻以應蓍法象於陰陽而和息以吉凶通理于人而遂初上古畫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記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圖于天府以矩法于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色四時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加乎歷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為日累月為歲始作甲歷以前民用歷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耶當伏羲氏天而王邠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蓋取諸震命子英潛龍氏治我陰陽甲歷蓋取諸革咨於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歲月日時自茲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邠英

上甲歷一、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二數也歷三數也歷與易數擬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時資理勤歲憫一、百穀以生庶品以惟日用而不知此甲歷之道也歷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并坎成言乎艮歷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於萌終於脩甲歷之用其歷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歷之數則非夫後時不脩

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一有四林二、六十四有繇凡六十六卦之變四千九百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叅校中書多亡佚以孫氏書詮補圓脩一故書歷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為缶以快為決若此者衆為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為嘉以鵲為觀以鳥為烏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其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轄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自御靈臺自卦遇蹇以京氏

易林占之繇曰螳封定戶天將大雨沛獻玉輔用骸  
說卦謂螳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寔在  
震林、為焦氏可不超轡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易林用之下筮  
尚其占與爻者政和間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秘書論  
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於轡初  
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悟乃合而一之於直日卦中求  
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秘本朝王伋于雍熙二年春  
遇異人為筮得觀之責其占乃觀中膏林觀膏皆白  
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

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  
易其寔非也筮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  
林中求爻所之觀從初決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又  
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同一掃地自有得之繇  
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  
即顛傳天朝班歷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  
數猶屢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  
循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期月坎離震兌用事自分  
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願晉井大畜皆五  
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六宜然於直

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陰陽災變諸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由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為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學說皆于祖

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党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黃詔聽田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止身之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尚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略鈔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鵲林書



冬至坎上公中孚四世辟復初一月侯屯二

大夫謙五卿睽四公井四辟臨十二月

侯小過四大夫蒙四卿益三公漸三

辟泰三正月侯需四大夫隨三卿晉

春分震上公解二辟大壯二月侯豫初大夫訟四

卿蠱三公革四辟夬五月侯旅初大夫

師三卿比三公小畜初辟乾四月侯大

有三大夫家人三卿井五

夏至離上公咸三辟姤初五月侯鼎二大夫豐五卿

渙五公履五辟遯六月侯桓三大夫卿

初卿同人三公損三辟否七月侯巽上

大夫萃二卿大畜二

秋分兌上公賁初辟觀八月侯歸妹二大夫無妄

四卿明夷四公困初辟剝九月侯艮上

大夫既濟三卿噬嗑五公大過四辟卿

十月侯未濟三大夫蹇四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易章句京房本旨七略以即顛

所傳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夏相次用事則有惟

齊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必以初

爻相次用事及上交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之于七

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皆不經蓋據孟氏以自冬  
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以乃為三十  
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以至十有  
之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又在一爻  
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文當日十有二中蓋以直全  
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本乎在  
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雅太玄惟閱歷  
卽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兌氣節直卦皆同此惟一  
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從用事從易軌有云今將專  
本京氏用六為法以辟卦為局六時一卦又有日法  
以直卦為局二刻一爻坎震離兌頤晉井大畜之卦  
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又以六日  
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庶幾亦可直  
以經卦世爻為斷

叙山海經

右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  
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外海經海  
內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內大荒經汗  
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  
千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生繇畫山海經圖詳於

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  
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佚意僧繇畫時其文  
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据模本  
姑以道藏經圖參校繕寫藏之於所傳疑有曰一日  
或作之類皆郭注之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  
初讀楚詞文選陶元亮集其見有多山經事恨未及  
之見復求將二十歲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大川已隨  
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神怪荒唐之說人耳目  
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物而上世故實可供  
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摛稱引略盡則此書之垂世僅

在固宜左右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奸入山林  
者不達不若魑魅魍魎莫能方物山海所述不幾是  
也經言大以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  
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  
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栢翳以為二人皆  
未之詳考於太史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公山  
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大史公謂言九  
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記所言怪物余不  
敢言也然哉郭氏嘆道所存俗之所弃不無稱許之  
過要之楚詞之學在山海經為所存君子窮神辨物

此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離歌也歌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識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止矣愛之不忍捐弃故錄寘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春秋然則易禮詩書泉乎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負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脩於吾身學者為

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矩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灑乎其渾逸乎其宏其靜也以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皆造化而終以之愚望之平，即以歲，寂如其若止歸如其若存抑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壅無隍肅，茫，正，而安者欵盡信而參天者欵贊焉以辭安猶日而裨瑩鑿之光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閭而弗明得孔子而弥章非聖人無以知聖

人固莫知其孰矣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  
孔氏有春秋孝經通孔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  
雜記其雜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  
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  
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  
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白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家  
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踏馭  
超乎不真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  
該者宜莫首夫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矣  
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

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  
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  
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  
迄今知其趨鄉自求諸已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  
之緣嵩鳥之冲霄不必至也亦惟力之行又何憚于  
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  
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焉其  
失於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於此庶几明德之見  
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

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卑高孟氏於門北氏之門為有功其氣豪而辭卡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耐以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偽從而為取舍焉不隨波於未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別之

論語少學叙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紙絲海測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諛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則得

之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道德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邃古方來之意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俠得之喬梓而周公譏其見矣曾點鼓瑟詠乎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顧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渺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而泉混、而淵灑、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默而默未得

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迨時走於天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學識少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向天未喪道或將可盾諸聖門之門也曰以此明孔子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云書之論事也昭々如日月之代明離々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怠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

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彈琴瑟歌咏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憂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理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在乎然藏亦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溪填々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

表所以與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  
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  
後可以言書今天天之昭々地之博厚而靈於萬物  
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于風霆雨霽之迭興海  
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  
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蓋察乎近孰明乎遠不  
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已遺書奉  
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  
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  
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靜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  
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  
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于天不讀  
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  
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  
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言不如子夏觀焉何敢  
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  
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孔氏文義多本  
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



多躋駁古文是謂不勞予是正之也書叙出于孔子  
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  
走何辭乎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之之形季子聞樂  
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  
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說

紹興己卯冬孟初本之詩敘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  
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  
尤之日詩古無說今子盡悟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  
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于曾臆之私乎曰固也

古之無詩說也三日五篇之義詩叙脩矣由七十子  
之徒淪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為凱說風之  
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于今二千祀矣又  
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  
猶古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  
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概之先儒宜今  
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于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  
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寔獲我心言志  
同也志同而一事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  
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



原件短缺

33-34

知苗之碩乎子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物因詩以求序則及古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 經解春秋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歷之所為更也何更爾定周也何言乎更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爰之也然則魯爰四時之叙何史始官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深非孔是新爰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於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經用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為春秋之為好不以弁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為大司空故圖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圖地圖載郡國縣道國邑鄉亭脩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

大行奏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在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請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四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空融請封皇子諸王奏事孝明皇帝褚少司班固取之脩三王世家世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瑾之政於天下者曷常不以圖籍為重者是故舜釐下土厥有九共禹列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輪廣之數賦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昭王地事司書掌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以此具知天下阨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嗚呼其亦重矣西漢七年長安未央宮建秦氏圖書藏石渠閣御史大夫有郡國輿地畫圖、自漢氏為之非遠出也語曰天為蓋地為輿、地之圖所以盡載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產財物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號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為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也當時強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湣之屬蓋其心未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田諸

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強方  
世一蚕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騁貪燕督亢地  
圖上而荆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  
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  
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在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  
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不然殆矣世祖中興初  
王郎反河北自上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  
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天其自謙如此宜  
乎天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三十三年匈奴地圖古

莫韃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輿之內  
舉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為極盛孝明封王諸子按  
圖以知戶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視先王子章帝又  
以圖均諸子戶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說隗囂大將廣  
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其二 當天  
下百有四然則輿地所重其有不備者乎奈何史止  
其人害於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略  
不載雖有廡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  
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違  
義矣寔不可攷案司其籍者 不曠敗矣哉雖然要

畧陳者不可罣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弥縫其闕周  
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秘書者獨有漢圖輿地後  
將圖寫四方形勢固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  
周輿地圖為本始為舉其撮以為司空序略云

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  
讀通鑑攷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王漢書家唐本方  
今世傳板本為詳恨生之晚無從啟覲既而遊蜀睹  
學官所樹甘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  
國子監列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貢真象矣

季於今不二百祀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  
它書或止丹出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  
監本出五代中朝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為不侔矣  
惟班漢書偽久遠自瓢中渡江已然梁武帝時劉之  
遴張續劉溉陸襄奉太子教訂徵鄴陽王書條異狀  
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己酉即班固上其叙傳魏中篇略去班彪行事去  
自有傳合紀表志傳為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  
諸土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  
毅拔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雲

驥其引今文龍驥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  
呂助雅故今本則止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  
之訛其道有二始固呂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  
籀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文學臣名家師說  
不同後茲改傳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  
者為之卷總其篇褚氏代簡故耳今其書止舊矣當  
臣顏師古注本為定如世倍模板非惟新故有異而  
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切病之乃幸自  
天得此善本姚自令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  
史其自唐南唐吳越及神宗再世所刊書間有餘

錯余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攽是正處所走喜  
於獲瑰室用集略為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崑雖梁  
氏舊書不可得見于顏氏本可以為完矣惜其不及  
范氏史也當營求補之兪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惜別  
諸年日月叙

擬班固漢書叙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  
時太史令司馬設始憑楚漢春秋記錄漢事設子遷  
繼母為太史令克奉舊職上自黃帝迄漢麟止整齊  
其事附益成聞成史記百三十篇爰古編年為本紀

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創秦項之列  
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薦紳先生褚少孫史  
孝山陽城衡馮商楊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  
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  
比稱號博洽然猶叢脞纂錄未就統紀中與茂才徐  
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  
傳數十篇不為世變紀傳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  
撰前記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  
百三十年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  
盛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皆本之遷

固嘗攷載籍爰黃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聃堯  
典仲尼約史為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於書春  
秋脩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眩瞻太史公創新紀傳  
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太約依此史公書祖宗大政  
疏為紀人臣庶事條為傳記之所略傳之所詳也其  
有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而  
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礼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  
為漢也宜當備見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及侯  
王漢蕃輔也拜免歲首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  
攷見詳之且不勝書譜于旁行會于年表漢廷舊事



細大畢舉矣。願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繁縟，則知世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為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繼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遺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人疊々倦忘，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狠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已學願第不

深攷漢書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書陸軼間因他事時時表見，固意自在。難與單見。寔聞道也。曰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於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烏呼！在遷之身亦是戾已。孝武帝慈，孝景今上本紀而遷有蚕食獄戶之禍，固替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大疵。其詳其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為務飾主，蓋闕未足與言秋之義不怨。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故為辨說為序，觀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固擬即臣

有漢嗣皇帝以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  
忘耆艾闕堂室而典歎觀旂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  
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杖策豐沛從諸  
侯士大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後南面而君天下至  
于今賴之永惟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  
不一緒其勲庸功著與為多焉昔殷之先臣晉及逸  
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而服勞王家而紀於  
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劳輔成漢業不在殷周  
之後嗣于侯國而無列于祖宗之廟朕甚憚之其令  
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高原廟為十八侯位祠庭

庭下如其倫即班固其銘勲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  
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之窮祿朕意焉即臣  
固奏陛下無忘舊勲序次十八侯位於高原溯且欲  
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為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  
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  
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  
土持三尺劍芟頑剋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  
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  
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鐘鼎  
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于天下十八

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  
相周十亂臣為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  
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燕布還置酒  
沛宮悉召故人父老為擊筑興故鄉之感以歌三侯  
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  
魄猶樂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為  
高厚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為負世祖  
建武五年七月丁丑辛沛祠原廟孝章、和元年南  
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  
漢使者侍祀歲以為常惟原廟寔高帝神靈所舍前

世奉祠竭如此孝孫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荒  
無斃竊意故人父老宿相游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  
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際夫  
豈故人故父之流高祖之堂乃在不配饗之列佚文  
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待  
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歌  
宣為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光正元侯  
之功惟其次曰鄧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  
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逆  
侯酈商潁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津

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陰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有  
銘自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侯丁復  
繼雖登位十八登與前十八侯國名次位時有更易  
升降是皆後來之奉或呂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  
不復叙即臣固昧死上

漢中興頌序擬賈逵作

叙日漢興垂、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  
又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  
事行位昇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已不越帷幄而國  
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揖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

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蒿害並興尚且驚、然譎、  
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飾  
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祖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  
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籍憤我高皇帝之大業墜墜  
于地哀矜黎老之為匪民而為請命於天子乃龍翔  
冰建擊昆明池慮先機宏度濶達列宿為之指使風  
雲由其翕合瓦飛豹粟而凶徒填壑賊臣授者雖軒  
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謬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  
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濬發卓然  
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荅根柢河渚拯塗三輔權止

堅陳勇止効敵待降不死嬰鋒墮墜萬方僂后九服  
懷仁由是戰龍莫敢校蛇豕亡所与食銅馬赤眉大  
槍由來燕代青齊龐蜀之寇孰不妖氛全叁昏州闔  
野揮汗則晴天零雨梧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  
首投甲山齊水釋春融扶服葬止之不暇故在位十  
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屆謂武功不  
可以不治也乃止武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致  
丕平復三什而稅一紹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  
化行靈貊於皇黷哉其不階赤土新除之暴高祖之  
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

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摠覽權綱信威北狄孝宣  
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龍  
五為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  
加哉聖上下武烝々適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紹  
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  
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々覩茲盛  
制情動於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  
韻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咎繇婁省之歌  
無以尚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矣  
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猥云文似相如楊

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達被服聖訓  
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面墻欽奉  
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名非多識臣  
達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詞之不措  
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臣雖不  
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時之文於太祖之訓故惟  
我世祖之烈聖朝之興去王之撰願足不以發揚萬  
名之一二而重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  
間識慮淺陋適為詆誣感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  
書郎臣達上

香奩集叙

韓渥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師本賦二篇  
詩一百七篇曲詞二章祕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  
什相糅呂差次不倫以讎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  
一百十二以朱墨卞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渥字故  
堯唐翰林學士承旨朱全忠顛命以渥行札為簡傲  
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謫也渥為詩有情  
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其相和凝  
亦嘗著香奩集皆委巷艷詞猥褻不可示免時已有  
曲子相公之號沈恬筆設著論迺以是為凝書陳正

敏為卞之設二事以驗謂吳融集有致光無題詩二  
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叙中正載其事一也鄉嘗  
於渥商罔所見渥親書所作詩卷其裊娜春盡多情  
等篇多出卷中二也渥富才情詞致婉麗固非凝及  
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于汴洛作相之後收拾甚  
數則凝之集乃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為凝作豈  
謂正敏辨得矣傳稱凝自嘗刊已集為板本而特謂  
香奩集不行於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為可知也况  
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卞其詩有岐下作者而凝未  
嘗在岐江表志王迥彬子繼士與渥子寅亮幼曰通

家寅亮母尼即薦福院譚慈又別者也今詩亦在此  
什則斯集也為渥語可不凝夫人之著書上世猶不  
免訟龍春秋大曲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謂何泛  
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為孔氏之經矣以凝艷曲盱渥  
集者不凡於此乎信筆設者雖甚或於此必自有卞  
年日月叙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  
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  
出祕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

舛譌槩之杜牧之序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  
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於下著  
姚氏本於上天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為審訂  
皆已刊正可傳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最為審訂  
皆已出李商隱番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文  
嫌名不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茂貴富人倫不以  
時之貴尚憚薊乎方寸其於末世願不可以厚風俗  
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訊以傷艷走竊謂不然  
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及  
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

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綉輝煥向日  
雖難以療禦飢寒終不臣是故不為世室其詩當無  
日不賦而傳者底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支用率蚤  
死故錄偕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  
既久求之不復調曰長吉素易我銜惜決骨得其  
文輒投坑圜那復有詩是必設詞拒藩非寔有此遺  
詩終以不見豈天愛瑤故耶小傳之說誕矣學者已  
不盡信片言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實之仙者慶歷  
中長安女倡曹文姬也穎書工書名以藝得睹朱衣  
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之馮之琬



家人曰智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乃拜命更衣飈然飛去走稽於賀傳不聞於記事有所長且以落筆落章見稱前史自王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祀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止固不乏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詞指事殆寓言乎走惧其汚長安故為下明年明日叙

叙十國紀年

古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

吳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已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不可知為繕寫始可讀初唐以方鎮理天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黃巢假授藩鎮汨于奸雄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之所遠朱梁篡殺五代迭興於是遜者王强者帝跨淮陟隴為吳蜀吳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奉蜀蓋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吳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為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絡始本末百年神宋龍興

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執今古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略其守臣節奉王旨者絕不知齊威晉文之事僭帝空名亦非復湯文之奔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筲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與匹之逆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猶之得失與夫逸民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已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廢者舊書國自為例漶漫蕪雜而不可稽政治乎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脩疏畧者多制南一篇闕而不錄御史張唐英補志

非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細繹館殿畫未閱之書於是裒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書復藁未傳臥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傳之始恕欲為十國百官方鎮表年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叙范公淳夫為恕墓表黃公魯直志具遷葬其言行奉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瞻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矣於國志舊史甚遠然而牽於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記載至其書法端不俟後言而見恕萬年

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  
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  
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於元祐其立朝誠節  
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夭可為慨歎紀年故書無錄  
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叙

事明於一類於衆奉其類則超者明三代以前萬國  
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  
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

臣何所紀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克於時守而同之也  
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稟  
於京師因吳政家舛僭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  
事不書類以舉其超也大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一  
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  
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故時宜世變自為声教者徃  
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超矣不明其  
類昌舉其超十國判於唐哀一於大宋中更五代  
時並異書譜其傳者不能其時常以為病劉恕紀年  
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超一其類矣至於

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為之旁行謹  
繫其列歲紀舉超明類輔成列氏之缺先唐改元天  
祐而蜀猶以元祐明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  
晉凡七十有六年。殊翔別用通譜於左方

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  
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  
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也州牧  
古之士將無所稽披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几何而不  
泯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

見中更叙授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願遺墜  
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  
舉三四譌繆不淪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  
事來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自愧多矣儒行履方以  
知地理况令長官之戕乎故走本紀搜圖旁求禪說  
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  
俾邑之游者不必問二者不必語開卷略舉以代煩  
言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尔至于兼收遺佚以  
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書武昌王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棧木於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  
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肩  
矧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  
之允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聞  
名覩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  
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自求取止  
於當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擿瑕補過易視听於傳  
疑使走不以此為安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  
書於筠鄉書舍

序輓彈漏刻

輓彈漏刻始於唐僧文誥行其中軍其制度在十國  
紀簡略不可稽樾走官東鄂始於成將得之其制為  
二尺屏風縱廣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而  
四截之斜倚屏中隱其机括蓋以銅莖蓄承以天渠  
為銅彈十有二銖者十枚復投其一於莖蓄歷霄道  
四折而下墜夫渠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上  
列牌為識凡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盡而復則  
書其數於紙一刻為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  
十二分之每一時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搃十  
二時而百刻之數盡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

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餘  
三彈而差強夜漏漸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累  
增一鼓為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  
九辟有六彈籌閱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此其  
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為一刻與今屏漏正同其  
言輓竹三文二天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年紀承歸  
史之誤抑文誥所造於今有平陽徑急之殊哉要之  
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四尺十  
五寸而皆百有二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在易乾象  
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後之釋者以為勉強

之強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天、仕之自然日行三百  
六十五度而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則、天常之為  
德也至矣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銅壺曰香  
篆曰上表曰輓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為器則吳所  
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苔水遲疾之誤在香篆則  
有麝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兩暘蚤莫之差辰均  
所不免人能莅之惟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惟輓彈  
為然輓彈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彈仰占天道而造次  
可持行之一人見之於用自強不息無天為徒君子  
終日乾、斯其意矣走竒其物小而用可重也將廣

其傳於世故為之序云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叙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未之學謂如漢方士說  
煮丹砂為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母以物  
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內藥也鍊神與氣母以物  
外傷吾內則大約可就而神仙可至化人之祛可執  
老樵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拍矣走矍然曰是在吾  
術內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上  
論於古之人以仲尼與以告曾參單參語單離居者  
安得通方之之與之共論此術哉雲卿念八兄以易

易名家壯歲取科甲声名籍籍：在人耳目間一時公  
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輒不偶一鄉之士類無得  
而親疎者走罷鄂侯長始獲交於雲卿出原丹一篇  
蓋是說也從此與之友孰知其為人自處之高風斯  
在下道心內切罔象曷求焉是固雲卿所長要亦為  
雲卿累雲卿教國胄子分職在閩中騰踏飛黃必自  
茲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為黃金以贖其行嘗聞閩  
多古書道家之藏為甚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有  
不足與於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  
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冲邪吾意其必且夢周

公騎箕尾矣以道之腴治已以土苴治天下雲卿知必進於是也走細人也季不能造乎而混沌之眉儵忽之竅所以喪吾真者日勃谿于方寸輔仁者去則金丹何異焉雲卿老于斯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意惜別又將以已之所甚難者青望吾雲卿云

賈氏家譜叙

邵武賈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主武昌簿領適走假今茲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溯真走既矣之逮升堂拜其母氏知其駁指過百家不至豐殖教撫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內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

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諸臺間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走尺牘將之曰家謀尚矣芹世於此殊略吾不忍也蓋嘗讀吾繫姓皆有所示公其為我叙之走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詞為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首曰姓性也分于天而判于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列宗祧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之措中夏而準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惟姓為然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生世類益夥



因王着以明族望古今吳道其為教本一而已晉鼎  
祈氏始遷僑歸既南安於土斷魏吏官氏華族是同  
南則王徽朱張杜則崔盧李趙雖曰喧囂是兢辨族  
之意犹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譜繫之學犹  
班馬五代王十國判義卷盛京姓淪人知其所自生  
盖千一矣記者有之曰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學大  
夫則知尊祖矣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禰祖之所  
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  
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  
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為是書也上不敢誣其  
知其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車公唐之  
負氏百世之上烏知之此道哉謀曰應者乃麟之欲  
知其人觀其譜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